

西单大杂院

Xidan
Da
Zayuan

北京老舍文学院 编

北京老舍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
高研班学员 **小说作品集**



中国言实出版社

西单大杂院

Xidan
Da
Zayuan

北京老舍文学院 编

北京老舍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
高研班学员 小说作品集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单大杂院：北京老舍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
小说作品集 / 北京老舍文学院编. --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9.7

ISBN 978-7-5171-3170-0

I. ①西… II. ①北…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144644号

出版人：王昕朋
总 监 制：朱艳华
责任编辑：肖 彭
责任校对：张 强
出版统筹：冯素丽
责任印制：佟贵兆
封面设计：淡晓库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1号

邮 编：100088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久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2.25印张

字 数 369千字

定 价 58.00元 ISBN 978-7-5171-3170-0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序

在这本书付梓之前我真是有许多话想说，这是北京老舍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小说创作高研班学员们的毕业实习作业，书中的一篇篇小说我都读过，有的还读过多遍，当然那是在我的那批学员们不断的修改中。现在看来作品的质量还是不够整齐，有的作品还显稚嫩，但成绩确也让我有沾沾自喜之私下的荣耀，其中有四篇作品被《北京文学》毫无保留地刊登在2018年12期上，这让曾为老舍文学院建设付出努力的所有人都感到欣慰。

创建北京老舍文学院的构想可上推到2014年，那时我们确信北京作家队伍的建设和创作水平的提高，应该有这么一个机构来助推，我们总不能让作家的成长只是顺其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作协应有所作为。好在这想法成为一个共识，在各级领导部门的支持下，老舍文学院终于于2016年12月29日挂牌成立，这让北京的作家们有了一个学习和深造的场所。

办学怎么想都是一个高大上的事业，申请创办文学院时的激情在挂牌的那一刻都变成了一种压力，从事教育工作是我从来没想过的，鼓动一件事情我们从不会怯场，那好像是作家们的特长，但真要实施了谁又能掉以轻心呢。办出我们自己特色的老舍文学院是大家的终极目标，像老舍先生的京味一样形成它的标记。为此，我们向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学习教学方法，向各省作协文学院取经，吸收它们的成功经验，让它成长为我们的教学思路，沿着这个思路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办学毕竟不是搞文学讲座，不是简单的对大众文学素养的培养。文学院的中心工作是面对作家，着眼于他们创作水平的提高，办学就要有办学的规矩，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案编写，这在我们面前都是全新的。当然，作家的成长也有一套自己的运行规律。结合着我们的办学思路，请来各大学的专家教授，请来作者，就着传授与需求进行讨论，渐

渐地教学思路在头脑中清晰，教学计划趋于完善，我们还设计了更具体的教学模块。当然，我们还有更长远的打算——定期召回学员就着各自的创作开展创作研讨，定期组织学员们参加著名作家新作研讨活动，给他们找师傅，进行传、帮、带，经过这些实践，最终在老舍文学院形成一个新的教学理念：“结业不结课”。

学员们习惯于称北京老舍文学院“第一届小说创作高研班”为“老一班”，这称呼是在开学的第一天就叫响的，最初听着他们这样的称呼有点不以为然，像是戏称，后来在学员们自豪的坚称之下，实实在在地感到他们内心中对这称谓的情感依赖。我不知道第一个叫出“老一班”的同学对这称谓是怎么考虑的，但相对于全国各省文学院习惯性地以“届”为单位的分批法，“班”的内涵应该更具感情的色彩、家的温暖和团体的荣耀。班是集体单位中最小的单位，学员们的用意应该不言自明了。实际上他们后来的行为都是为了这个集体的荣誉，去努力学习潜心创作的。

这部集子收录了学员们的十六部作品，而重新翻阅它们的时候都有种又回到“老一班”课堂上的激动，有时候我就是不能理解这群老大不小的学员作家，怎么就能把自己的情感燃烧得那样火热，最初以为是他们的感性成分在作怪，但后来发现是文学，是老舍文学院，是为文学这个共同的目标。这些都让三周的学习变得那样纯粹和努力，听课、讨论、创作是这个时期的唯一。而一个小小的环境，创造出的文学氛围，也使得学员们对文学的理解、对创作的认识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这部集子的书名取自陈楫宝的小说《西单大杂院》，西单和大杂院，北京的文化符号，都有着浓浓的京味。西单，老北京文联的所在地，往北步行半小时就是《四世同堂》中小羊圈的那片大杂院，起这书名时我们内心里就有着对老舍先生深深的崇敬与怀念。陈楫宝是湖北黄冈人，大学毕业后到北京，至今已二十多年，北京文化对他的浸染，让他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西单大杂院》刻画了一群住在大杂院中老北京人的众生相，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但都活出了不同的滋味，京味的生活和语言，让小说弥漫着当代京城人生活的烟火气。周树莲是北京基层文化馆创作员，最熟悉的是那片生她养她的土地，她最擅长用传统文学手法进行小说创作，她

的《乡戏》中的戏里戏外，讲述的都是乡里人满满的情感生活，小说生动的细节和细腻的描写，展示了乡村百姓生活的众生相，也把那浓浓的乡间生活带到我们眼前。王琛原本是从事诗歌创作的，但她对小说创作也有着超人的理解力，虽然误打误撞上了小说高研班，但上手创作就让人刮目相看，王琛的小说和她的性格一样活跃中夹带着灵光的闪现，这使她的创作复杂而变异，小说《寂色》中的人物多描述城市中内心受过创伤的个体，这也让她在挖掘人物内心伤痛中往往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张慧娟，早期从事过网络文学创作，慧娟记者出身，敏锐的观察力决定了她对事物的认知，而这种认知让她小说中的人物也具有敏感的特质，她创作的小说《飞跃北冥山》故事曲折而灵异，耐看又多有回味，有思想深度和想象空间，情节设置精巧，读来曲折又回味无穷。王名环，典型的北京大妞，仁义大气，朴实重情，骨子里有着满满的豪侠之气，虽然话语多了点，但透着北京人的热情，她创作的《偷窥》在这十几篇作品里也是别样的，她笔下的城市人，情感复杂多变、猜忌多疑，精神焦虑，这种对现代城市人生活的复合认识，让她笔下的人物更加立体和鲜活。王也丹，“老一班”大姐的身份让她得到学员们的尊重，她也是班里创作成绩突出的一位，她的作品曾被中国作协主办的《小说选刊》刊用，这次她送交的作业《我的姐夫比德番》延续了她创作的一贯风格。也丹笔下的人物多是城乡间的小人物，传神的刻画让她笔下的那些人物活灵活现、朴实而鲜活。张小龙，学员们总是喜欢叫他大师，因为他时不时就会抖落出点方术和大家分享那未知如谜一样的快乐，据说他天生就带有堪舆和相术之绝学，这使我们对他产生了悬疑内容的期待，但他这次提交的作品的确是篇严肃的历史小说，而他正确的历史观让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有很好的体会。方言，班上的暖男，善良、热情、重情义，人缘好得让学友们嫉妒，当然他的作品也如他的人品，满载着人间的温情和善意。王咏华，“老一班”的副班长，为人热情大方，谦虚好学，班上同学们的事务性工作多由她承担，她这次提交的作品也如她的热情一样，主人公浑身充溢着满满的正能量。她的作品让你总能感到一种来自作者的鼓舞。史啸思，班上最年轻的学员，年轻人思想的敏锐和对复杂变幻现实生活的把握能力，让他的作品极具现实感，而年轻人对文

本表达的探索精神在他提交的作品中也有着很好的体现，这让我们看到了北京文学发展的希望。

林勇鸿、岩颜、张爽、左文姬、李灵、周宝平等人的作品在本集中都有收录，他们都是“老一班”的优秀学员，林勇鸿稳重中的热情、岩颜的瑜伽表演、张爽的老成持重、左文姬湘妹子的豪气、李灵爽朗的笑声、周宝平西北汉子的质朴和柔情，构成了我们“老一班”文学创作的原生态，而这也是同学们相互学习、互助友爱、共同提高的基础，当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老一班”的班风“读书、交流、创作”。“老一班”是不散的，这是学员们的愿望，我当然愿意也坚信，因为我知道这聚而不散有着他们的共同目标：文学。

北京老舍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王升山**

2019年3月

目录

西单大杂院	陈楫宝	1
偷窥	琅环	21
爱的集结号	周宝平	37
白平	林勇鸿	51
佳人瘦	左雯姬	65
良人当归	方言	90
单程车票	李灵	120
老王的“点赞”	史啸思	143
金钱鼠尾	火天大有	157
乡戏	周树莲	198
白信封	王咏华	212
遗失的帽子	岩颜	233
花乡	张爽	252
飞越北冥山	张慧娟	285
我的姐夫彼得潘	王也丹	308
寂色	王琛	327

西单大杂院

陈楫宝

朱大哥

朱大哥是我的老房东。

老房东不老，刚过五十岁，正值知天命。套着海军蓝 T 恤衫，穿着大裤衩，趿拉着一双拖鞋，左手插进裤兜，右手揉搓着核桃，他高大而有些臃肿的身躯斜靠在朱红色院门柱上，面朝胡同口，还是招牌式地眯着眼，目光从胡同外西单商场玻璃幕墙折回，穿过上午灿烂的阳光，在路人身上扫来扫去。

一个多小时前，他刚吞下一张大饼，就接到我要来访的电话。他有些激动，说麻溜儿地吸口老北京酸奶，就到门口等我。他扬言虽然十年不见，肯定能一眼认出我，绝不含糊。

车子停在隔壁商场停车场，下车走到胡同口，我抬眼一瞄，就看到他了。硕大的酒窝，镶嵌在他笑咪咪的右面颊上，依旧具有相当高的辨识度。他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片刻，有一个仓促的对视，然后一扫而过。待我走到他跟前，喊了他一声。他愣怔住了，睁大着眼，盯着我端详一番，左手忽地搭着我的肩，口中念念有词：哎哟喂，这体面劲儿，毛儿嫩，滋润着呢。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哪儿见你挨刀了啊……他瞅着我的头发：嗨，就头发少了点儿，都胖眯眼儿了。然后，他又追加一句：改行做生意，那可不操心嘛！

他伸出右手顺势绕臂，亲昵地搂着我的肩，转身迈进四合院，随手关上朱红色大门。

当年我搬进这个闹中取静的四合院时，他还在北京垂杨柳的一家化工机械设备厂上班。每天一大早，6点多钟，他骑上二八款自行车，每踩一下，

脚踏发出啞当摩擦声响，他浑然不觉，哼着邓丽君的《甜蜜蜜》，穿过长安街，由西到东，然后傍晚下班返程，由东到西，再次穿过长安街，来回二十公里。抵达家里时，他哼着小调，支起自行车的“咔嚓”声，我在隔壁斗室，能清晰地听见，房东回了。

四合院在西单商场后边，太仆寺街与府右街交界处，一堵灰墙把面街的喧嚣隔离在外，一扇朱红色大门，关进静雅和神秘。四合院是四进，看似殷实气派，其实进入院内，就会发现它早被不同时期安置进来的过多住户，改造成一个多户居住的大杂院。

大院空间逼仄。推开大门进去，左右中三条路，径直走下去，就是一间间小平房，住着一家三口或数口。房前厨房、小杂房，也是一家挨着一家，密集地拥挤着，把原本宽敞的“口”字体型庭院，隔成了“中”字格局。两棵枣树，一棵在朱大哥的小杂房门口，皴裂的枝丫斜向天空，绿意弥漫；一棵在中路两家厨房夹缝中间，扭曲地伸起树干，歪过瓦脊，散开茂绿的枝叶。只有那棵遒劲沧桑的石榴树，待在南墙边上，静静地看着进进出出的老老少少，看着院里的阳光和月色。院里小道，只容得下推着一辆自行车的宽度，每天早晚，大人上下班，孩子们上学放学，小道过于拥堵，人流缓慢，他们排着队，彼此招呼着，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问候或打趣。红色院门一关，世界就在院子里，连接内外的只有屋里的灯火和天上的星光，当然还有飘来的梦。许多人羡慕红门，梦想走进四合院，然而不知这院子早就已成了大杂院，不再幽静。

虽是大杂院，属于国家某部委家属院，一般不对外出租。我住进来，得益于金大姐——大清朝雍正皇帝后裔。清王朝终结后，这些八旗子弟陆续改了姓氏，其中就有爱新觉罗氏改姓金的。

金大姐是我在京第一家单位同事。那时我月薪不高，金大姐成功地游说了她的邻居朱大哥，将他的一个“小杂房”租给我住，地摊价。首都租房难又贵，当即觉得天上掉馅饼，自己被砸中了。

朱大哥老家是山东的。他父亲是红小鬼，参加革命早，转战南北，解放后，被安排进国家某部委，直接服务于早期的某著名将军部长。在西单这家四合院，分了两套房子，还在两房之间搭建了一个小杂房，一下子从无产阶级成为“有产者”了。

我搬进来第一天，朱大哥在朱红色院门门口迎接我，开口第一句就是“嘿，这小伙子，精神！”大圆脸上洋溢着热情，右面颊上的一只酒窝，在感叹调的语气中，有节律地耸动着。随之，他上前接过我的拖箱，转身径直走进大院，我背着包，空着双手紧跟其后。

甫一进去，一缕爆炒洋葱的香味飘来，炆锅声从正前方一个红砖搭建的平房格子窗传出，白得干净的老人脸贴着格子窗，正向外面张望。

那是金大姐的妈妈。金大妈是典型的居委会大妈，每逢国家盛大会议或赛事，戴着红袖章在胡同口转悠，戴着老花眼镜，时常微微低首，从眼镜片上方空隙处射出审视的目光，把行踪可疑的人盘问个遍。搬进来第二天傍晚，金大妈到小杂房找到我，低声叮嘱：“我说小伙子，千万别说你是租房的，有人问你，你就说是来投奔亲戚的。”

径直向左拐，房东拖着箱子，滚轮在方砖埽地的过道上敲打着，在安静的小院，发出清脆的声响。

他指着第一间平房。房门紧闭。

“这是三儿家，金大姐的大弟。他们家可是皇族。”

说话的语气轻松，不经意流露出与皇族后裔比邻而居的自豪感。

路过第二间，他停下脚步，侧头往里面瞅了瞅，门虚掩着，有身影在里面走动。

“哎呀，毛老师，你在家呢。”

人家从里面递话回应，京味儿的腔调飘出来，透露着熟络。

他转头跟我说，这是我们院里读书人，知识分子，中戏老师。他竖起大拇指，向后示意，然后在我眼前晃着。这院子里人多，俗话说“七户八姓”，“成陈程，毛金文，朱一个，乐一人”。

他家在第三间，对面就是小杂房，我的“新居”。他打开小杂房门，里面置放一张床，一张桌子，简陋但干净。这情景似曾相识，一张桌子，一豆灯光，一摞纸，一杯茶……在我沉湎于文学的少年时代，曾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作家，哪怕清贫得只能拥有一居斗室。

朱大哥放下我的行李，帮我铺好床，然后自觉地转身站在门口，搓着手：“委屈啦，大姐说租房的是一文化人，我就说了，啥钱不钱的，看着给就行，这小杂房，也算沾点儿文气。”

父亲去世得早，早年贪玩的朱大哥上到技工学校就出来了，在工厂谋一开塔吊车的活儿。他经常习惯性地捋一下头发，眯着眼，感慨一番：有文化多好。

我搬进去那年，他年近不惑，孑然一身。

亲戚、邻里和同事没少给他介绍对象，都无疾而终。“我就喜欢谈一个知识分子”，聊起婚事，他抬头斜视着屋顶，一片亮瓦透射出一缕阳光，眯着眼补充一句，“宁缺毋滥。”

“知识分子？那也得撞大运啊，自己得照照镜子，差不多得了。”金大姐谈及朱大哥的一根筋，习惯性地撇撇嘴。

大杂院像故乡的村庄，可以端着饭碗串门，鸡犬相闻。住进来不久，就知道小院没有秘密，谁家来客了，哪家小狗被隔壁院大狗给咬了，张家的大女儿找了一个外地的湖北姑爷，百来口人的大杂院，他们在茶余饭后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既暗中较劲，也乐此不疲。

自然，朱大哥的婚事一度成为大杂院一等大事。

年轻时朱大哥高大、英俊，情窦初开时候也赢得不少女孩子的芳心。技校毕业后，他进了工厂，所有恋情都有始无终。

好运还真是被他撞上了，虽然谈不上大运。朱大哥被人介绍了一位，也就是后来的朱大嫂，那时离异带有一小女孩子，是一个小餐馆老板。

那晚相亲回来，朱大哥敲开我的房门，一脸喜色：“嗨，告诉你一大事儿，我那事儿成了，我今天看了一个，彼此对上眼。”然后他停顿了一下，等着我反应，随之赶紧补充一句：“嘿嘿，戴眼镜的，看起来挺有文化。”

“离异还带一小孩？多亏啊！”我惊讶不解，脱口而出。

“那有啥？”他一拍大腿，嘿嘿笑着，“一下子多了俩，我这岁数，也没打算要生孩子，娶一个来了俩，可不赚了！”

不几天，他就把戴眼镜的大姐领回来了。大姐第一天洗了几大桶衣服。我下班推车回来，看到一个略胖、三十多岁的戴眼镜女人在院中晾晒衣服。她看到我，停下手头活儿主动打招呼，还推了一下眼镜，略带调侃地对我说：“甭看我戴副近视眼镜，左眼300度右眼500度，其实就是一大老粗。”她顿了顿，扬了一下眉头，加重语调说：“听你朱哥讲，你可是真的文化人！”

她就这么一个推眼镜的动作，至少，一下子获得了我的好感。

不久，大姐就搬进来同住，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了朱大嫂。她搬进四合院时，是在夏末，院里树上结满了枣子，青如翠玉，间或一两粒红软，十分醒目。也是在那青枣的季节，我考取了研究生，要从四合院搬进学校住。搬家那天，朱大哥提前从工厂骑车赶回家，和大嫂忙碌一通，做了地道的北京炸酱面，为我送行。朱大哥还招呼了他的好友王贝，开着面包车把我和行李拉到了学校。

我搬离四合院不长时间，朱大哥被工厂下岗分流了。离开工厂那天，他先到车间把车床擦洗得锃亮，把扳手、套筒工具整齐地收集起来，放进铁皮工具柜里，然后摘下白色安全帽，脱下蓝色的帆布工服，到会计室用黄挎包装着财务室领取的遣散金，用《北京晚报》包了一层又一层，塞进书包。他从财务室出来，穿过走廊，走过工厂厂区，一路撞见得以留守的工友，他一边用右手轻拍着鼓鼓的黄挎包，一边打着招呼，神情故作轻松。

朱大哥走到厂门口，转身抬头仰视着斑驳的厂名大字。厂名是镂空的铁艺制作，悬挂在褐红色厂房大楼顶部，雨淋日晒，公司的“司”字中间一“口”掉落了，无口之司，就那么不祥地衰败地悬挂着。他朝着厂名大字，深深一鞠躬，告别二十年的光阴。此时，灰蒙蒙的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雨点从后领处滴落在朱大哥的颈椎上，有些冰凉。

三年后，工厂倒闭，后离开的同事拿到了高于朱大哥五倍的补偿。那些工人，是与朱大哥同一批进厂的工友。

大嫂听闻后，内心震撼，心有不甘，她一把把朱大哥推出门外：“才三年，咋就差那么多呢？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嘛？你也去找厂长，给找补回来。”

朱大哥站在门口，眯着眼，不紧不慢：“我还没说完呢。知道他们是怎么换来的吗？是用命！”

原来，工厂土地被拍卖给地产商盖房子，获得一大笔补偿款。留守的工友们，硬是拉着厂长要跳楼，厂长一下子“拉了胯”，给逼出来高额补偿。

“那补偿，可不是求来的，是下狠劲儿，用命换来的！”他重复着这句话，反问大嫂：“你愿意让我拉着厂长跳楼用命换五倍补偿吗？”

大嫂听完，愣怔半晌，琢磨过来了，就大手一挥：“哎呀，那别介啊，有钱没命，要钱干吗使啊？”

朱大哥瞅着她嘿嘿乐：“这个事儿呢，就说是这么一个理儿。再说，我

也‘抹不丢地’，何况早出来，万一赚得比待在工厂拿死工资要多得多，那咋说法呢？”

大嫂破涕为笑：“你还挺能白话的，大道理一套一套的。得嘞！冲你这想得开的劲儿，怎么的也得犒劳犒劳你。”

她摇摆着臀部，转身进去厨房，给朱大哥做他爱吃的炸酱面去了。

那时我从学校毕业出来，在一家财经媒体做调查记者。朱大哥给我电话描述这件事时，仿佛在讲述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谈及细节还绘声绘色。

朱大哥从单位辞职，托关系在西四一个新开业的鞋商场租了一个柜台。大嫂提醒他：“你这刚下岗，就跑去买卖，能行吗？”朱大哥脖子一梗：“树挪死人挪活，我就不信了，这么大的一个北京城，还没有我能折腾的事儿？你看看那些外地人，小买卖做得不也挺好的吗？他们拖家带口，还租房住。我们是地道北京人，上下溜达门儿清，岂能做不成生意。”

朱大哥脾气一倔，大嫂就由着他了。朱大哥把工厂买断的补偿款和亲戚借款，一下子砸进去。结果商场没啥人流，一年下来赔了本，被一记当头棒喝。

朱大哥有些灰头土面，他默默地把卖不掉的鞋，借用板车拉了一趟又一趟，小杂房堆不下就堆在杂房门口，还在枣树底下，堆了一小山包。朱大哥看着一眼地上风落的米黄色的小枣花，沉默了三天。后来他出去转了一圈回来，一跺脚，硬着头皮，又骑着自行车，蚂蚁搬家，一夜又一夜，在木樨地夜市摊亏本甩卖，耗时三个半月。

大嫂没有数落他，倒是怂恿他去饭馆帮忙，说都是两口子的啦，一家人，不分彼此，也不宜精力分散。早先，朱大哥好歹是国营工厂开塔吊车的一好把式，徒弟不少，颇受尊敬，他从未想过吃软饭，更不想跑去跟着老婆开饭馆，那可是当初没学可上、无工厂可进的闲人干的，他拉不下脸。不久，朱大哥还是搬到建国门外，去大嫂开了多年的小餐馆做帮手，干得不亦乐乎。小餐馆那些年很火，主要得益于永安里盛名一时的“唐人街”，当年“唐人街”是北京高档娱乐场所，不亚于东三环盛极一时的“天上人间”。

生意很好，但是不存钱。嫂子身体不舒服，腰有点儿酸背有点儿痛，朱大哥就给她请中医过来按摩调理；送小孩学英语，请家教，按小时收费，

每周五课时；还有她父母，一大帮亲戚，就靠这个小饭馆养着。

大嫂弟弟由于犯事被判了9年徒刑。姐姐痛惜弟弟，经常去监狱探望，送人情礼以便图个轻松活儿。每年在弟弟身上花费不少。比如，每次去监狱探望，求管理者给安排一个轻松的活儿，比如养鸡，就得给他们塞钱。监狱农场有队长和指导员，都要孝敬到，一个不能少，介绍人也不能少。这送礼还得讲究，把钱塞进茶叶筒里，不能直接给钱就了事，去了还得请他们吃饭，在监狱农场附近最好的餐厅点菜，被请的人自行点菜，一桌菜钱不少银子，得，一年要去过四五次，每次都这样打发。

刚打发完一个多月后，弟弟就打电话来，说换领导了。又得重新打发。大嫂疲于应付。朱大哥劝说别糟蹋钱，这些人不断重新洗牌，搁谁都扛不住！让他好好改造，在里面吃点儿苦不要紧，改造好了，出来重新做人。大嫂一听就不干，哭嚷着说不是你的亲弟弟吧，人家在里面累坏了你也不会心疼。

说起这事儿，朱大哥对我说，这事儿要是搁到现在，“老虎苍蝇一起打”，谁敢要？吃顿饭都不敢出来。

弟弟刑满释放回来，一直找不到工作。大嫂很疼爱这个弟弟，找朱大哥商谈，就提出来把餐馆让给弟弟。朱大哥一口答应。

“餐馆是你嫂子一手折腾起来的，她完全有权力处置嘛，我也不反对。”朱大哥感慨，这人性啊，就是善！在北京城，这样的姐弟情得打灯笼可劲儿地找！

搬回四合院后，他们开了个小铺店。人不能看轻自己，路还得往前走，命还得往前奔。朱大哥搬回时，已是秋天，或许“秋太淡，添红枣”，树上枣子红红结球，任秋风舔过。

他们将临街的厨房进行了简单改造，把朝向街道的窗户拆掉辟门，开了一个小卖部，卖些小杂货、日用品。一间卧室给了继女，一间卧室夫妻俩住，我原来住的那间小杂房，改造成厨房了。

他们倾其所有，房子简单装修后，手上就只剩下3000多块钱。他们有点儿心慌，一分钱都不敢动。万一有个三病两痛的怎么办呢。

不过，时来运转。第一年，他们一个夏天就挣了5万多块，“甭看这个小门脸，利润还真丰厚，你嫂子是个生意料啊。”

税务、工商最初几次过来征税费，朱大哥急了，一瞪眼：“我一下岗工人，还带着孩子，拿什么缴税？”赶上好政策，市场监管部门根据他们实际生活情况和相关政策，主动为他们办理了税费减免各类手续。

逐渐地，四合院原住民住户日渐见少，有的孩子在外面买了房子，长辈跟着搬过去，有的长辈病故，孩子不愿意住这儿，就搬出租楼房，把平房租给别人了。大杂院里，外地人比老住户还多，操着夹生的普通话，从朱红色的大院门进进出出。

中戏的毛老师退休了，儿子留学美国，老两口子住在大杂院。朱大哥空闲时跟着他去公园吊嗓子。朱大哥右手揉搓着核桃，左手做着动作，日益臃肿的躯体跟着腔调费力地扭动着，眉毛抖动着快乐，唱着胡同里老北京耳熟能详的太平歌：闲来无事我出了城西，瞧见了别人骑马我骑驴，回头看见了推车的汉，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们坐在小门店，大嫂在一旁听着我们久别重逢后的闲侃，偶尔插话。朱大哥提及当年在胡同口修自行车的河南信阳小伙子，摇身一变，成为书商了，还娶了胡同的一北京姑娘。这年头啊，自强不息，日子就有奔头。

不时有路人买中南海烟二锅头酒和老北京酸奶，大嫂就起身找货，递给对方，手指柜台上的支付宝和微信二维码，提醒他们扫码付款，手段娴熟，一气呵成。

四合院家家安了冲水马桶，不再去公厕排队。家门口又增加了一条地铁线，可以直达香山。周边平房被推掉盖起了大楼。

大嫂带过来的女儿即将大学毕业。大嫂不想孩子住回四合院，母女俩做着大房子梦，最好是六十八层的，站得高看得远，望尽北京城，这数字还吉利。

把梦想照进现实的，就是等待着四合院拆迁了。那样会获得一大笔补偿款，可以买大房子。

四合院拆迁一波三折。此前，家家户户被上门做着拆迁动员，后来听说北京城改变规划了，要大力维护古迹，不拆迁。他们有些人四处打听、游说，“这哪儿称得上是四合院啊，哪是古迹啊？就一大杂院呗。”

最近，又传出动迁消息了。

“那小杂房不会不计算面积吧？”还不知道何时拆迁，大嫂就担心临时

搭建的曾经租给我住的小杂房能否补偿。

“哎哟喂，要那么多钱干吗呀？差不多得了，政府也不会亏待我们。我们总不至于开着宝马去扫大街吧？那叫拆迁‘土豪’！”朱大哥说着说着，眯着眼幽默了一把。

大嫂笑着白他一眼：就没见过这么整天傻呵呵的。她转头跟我说，这么多年，就算是下岗了，他还是这副臭德行：做人讲个正，做事局气，图个穷快活。

看似笑骂，只言片语间，冒出一缕人间烟火，弥漫着他们之间的耳鬓厮磨和对生活的韧度。

临走时，大嫂突然问我：“你说，股市还能起来吗？”

他们知道我现在做投资，应该拥有洞察经济大势，甚至点石成金的能力。

朱大哥在一旁补充：“她没事儿也看盘，给整得五迷三道的，满屏花花绿绿，哪儿看得懂啊？网上不是说了吗，中国大妈买什么就涨什么，然后哐当一下，就全砸大妈手上，跌停啦。”

朱大哥说着说着就嘿嘿乐了。朱大嫂站起笑骂着，拍了一下朱大哥：“瞎掺和什么呢，自己不懂净瞎说。”

朱大哥一不留神，被大嫂一拍，右手一抖，两颗亮里透红，红中透明，纹理深刻清晰的核桃，滚落在地。

其实，对一地鸡毛的当下股市，我也看不懂。

王 贝

王贝赖以糊口的面包车丢失，是发生在凌晨。

头天晚上，他兴冲冲地又来四合院找朱大哥打牌，牌桌上还有金大姐的大弟三儿等。那晚王贝手霉，三人赢只有一人输，输牌的就是王贝。熬夜打到凌晨3点，大家哈欠连天，有些扛不住了，嚷着要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王贝执意不肯，坚持打到第二天大亮。牌散，王贝一脸倦容打开朱红色四合院如意大门，他停靠在四合院外边的面包车不见了，一下子急